

今年盛事特别多：港府力推盛事经济，能重振香港品牌吗？

“（香港）跟内地的城市有什么不同？如果没有什么不同，他没必要来香港的。”



2023年12月9日，区选前夜，旅发局晚上8时在西九文化区的艺术公园海滨长廊举行水上烟火表演，大批市民在海傍观赏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端传媒特约撰稿人彭嘉林 发自香港

刊登于 2024-03-07

[#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# 张炳良 # 盛事经济 # 梅西 # 美斯 # 香港旅游 # 香港故事 # 香港经济 # 香港](#)

分享全文

编按：近期，最为香港市民熟悉的网络用语是：“咁系因为你悲观，我睇到由治及兴带嚟嘅好处。（这是因为你悲观，我看到由治及兴带来的好处。）”2022年起，香港政府多次提到社会经历街头运动和国安法后复常、经济复苏，香港已经“由治及兴”。然而，我们每天都读到香港经济数据下行的新闻，民间甚至出现诸如“砖头（置业）神话破灭”、“国际金融中心遗址”的说法。端传媒将以一系列专题报导，从宏观政策分析、数据整理到小市民访问，尝试理解香港的经济实况。此为“香港经济系列”第一篇，请密切留意后续报导。

在近来的香港，盛事经济成为一个热门词。“盛事活动有助吸引更多旅客，也让市民有更多娱乐休闲选择。未来我们将举办更多盛事活动，并加强统筹协调，扩大活动的经济及宣传效益，提升香港的国际形象。”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。

新发布的2024/25年度财政预算案，陈茂波继续著墨盛事经济，将预留一亿加强未来三年的盛事宣传工作，又宣布每月在维港举行烟火汇演和无人机表演，“全方位打造香港品牌。”

自今年初美斯访港之后，港府揭开盛事经济的序幕，陆续推出多项大型活动。港府公布，上半年有80多个盛事活动，全年将有超过150个盛事，涵盖文化艺术、体育赛事、金融经济、会议展览等活动，惠及旅游、酒店、餐饮等行业。据港府估算，每150万名游客可为香港带来约 0.1%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，即大约28.4亿港元。

在疫后第二年，香港盛事特别多。然而，2024年的头炮盛事争议不断——2月初，先有国际迈阿密来港表演赛，球王美斯在公众累积已久的期待下并未落场参赛，商业事件迅速陷入政治漩涡；月中的12米飘浮红心气球 Chubby Hearts，引发公众讨论盛事活动拨款涉利益冲突。

踏入三月，港府又宣布推出“艺术三月”，将举行Art Basel、“艺术@维港”、“ComplexCon”等文化盛事，另外亦举办高尔夫球赛 LIV Golf、国家杯场地单车赛和三项铁人世界杯这些体育赛事。

这些盛事能重塑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形象吗？端传媒整理政府公布的86多个盛事资料，并访问前运输及房屋局长（2012-2017）、现为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顾问张炳良，以及任职公关公司的公共事务顾问忻浚贤，从公共政策和公关的角度探讨港府力推盛事经济所为何事？目前盛事经济政策有何挑战？近年政治气氛下，港府重塑香港品牌又有什么阻碍？





2024年2月9日，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沙田元宵市场，期间与小朋友聊天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## 心急复常，却是“旧酒新瓶”？

“一个城市经过某些挫折，它要令外间注意，或者作为一个自我提振的作用，都会搞一些大的事情。”当张炳良听到港府提出盛事经济，他第一感觉是“很正路”。

眼下的香港，正正经历挫折。一方面，香港疫后的经济复常不如预期，2023年 GDP 全年实质增长为3.2%，低于市场预期的3.4%，楼市和股市整体下跌；而访港游客量有3400万人次，回复至疫情前的一半。另一方面，西方政界和媒体对香港的评价负面，如最近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（Stephen Roach）在《金融时报》撰文提及“香港玩完论”，引起政商界热议。

张炳良形容，政府“心急”，“中央对特区有期望，希望尽早能够‘由治及兴’。”但回顾疫情发展，香港通关较其他地方慢，致经济复常“蚀底”（吃亏）。

“我们是迟了，不只是说时间上迟过其他地方，而是我们本来有条件早点通关。”比较新加坡的防疫政策，张炳良称香港若进取一点，和邻近城市的疫后竞争，就不会落后这么多。他认为“搞盛事是对的”，可以 put Hong Kong on the map（将香港放在地图上），但提醒“盛事不可以做得太滥，因为太滥就不是盛事。”

任职公共事务顾问的忻浚贤，同样看到港府力求“有为”的状态，他认为盛事经济是疫后港府政策的延续，从“你好香港”（Hello! Hong Kong）到“夜缤纷”，承接施政主旋律，最主要想传递的讯息是：Hong Kong is back（香港回来了）。

忻浚贤认为，盛事在香港并非新事，反而是“旧酒新瓶”，因为盛事经济、展览经济、举办演唱会以前一直有做，只不过“这个时间点是新的”，特别的是“有没有这么大张旗鼓，highlight 盛事去振奋经济。”

翻查资料，举办盛事是港府在困难时期常见的路径选择。在2003年经历 SARS 疫症后，董建华政府就拨款“维港巨星汇”、赞助皇家马德里访港，翌年又设立“M”品牌计划，以配对拨款和直接补助金支援大型国际体育活动，计划延续至今，今年更有17个大型体育活动获 M 品牌认证。为人熟知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和世界女排联赛就是 M 品牌活动。





2022年11月5日，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（七榄，The Hong Kong Sevens）在疫情后首度回归香港大球场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，曾荫权任内的政府亦在2009年设立“盛事基金”（Mega Events Fund），支持非牟利机构筹办大型文化、艺术和体育活动，基金运营至2017年。到现届李家超政府，则在社会运动和疫后的2023年成立“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”，吸引国际文艺活动在港举行。

从公关的角度出发，忻浚贤指出盛事比起其他政策如创科发展、十四五规划，较容易令市民理解；如美斯访港这种盛事，政府能呈现给市民看，“我现在面对经济困难，我是有解决方案的。”

除了美斯访港，时装设计师Anya Hindmarch策划的巨型红心装置 Chubby Hearts 同样是较多人留意的盛事。一颗直径约12米的大红肥心在中环皇后像广场悬浮，另外也有“细心”在深水埗、尖沙嘴、油麻地庙街等地区“快闪”展览，11天活动获政府资助780万港元。

这些漂浮夺目的心心在情人节展至元宵节，营造浪漫的气氛，吸引不少人拍照留念。在小红书和 Instagram 上，Chubby Hearts 都是热门的标签，很多人上传与心心的合照和情侣合照。据主办方统计，首三日参观总人数约20万人，游客占比两成，至活动结束后共吸引70万人参观。

这个活动是较多人看得见、参与到的盛事活动。然而，观乎政府公布的80多个盛事活动，忻浚贤指出市民的期望或有落差。以时尚艺术活动“宋怀桂：艺术先锋与时尚教母”为例，忻浚贤认为活动质素是高的，请过来的人也厉害，但可能是特定界别的人才会欣赏，普通公众或觉得有距离。

“盛事 by default（默认）是完全面向公众的东西，应该老少咸宜，最后他找的 option 未必是这样。”忻浚贤说。





2024年2月16日，首个由文化艺术盛事基金赞助的活动“Chubby Hearts Hong Kong”。 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## 多便是好？还是以质取胜？

至今，港府未对盛事（Mega Events）有明确的定义，但据政府“文化艺术盛事基金”的申请指引，“盛事”是指对香港产生显著和即时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效益的活动类别，该等活动的规模亦应属于全港性质，并可吸引本地、地区及国际参加者或传媒报导。虽然这个阐述未必是港府就“盛事”的通行定义，但可一定程度反映港府对盛事标准的理解。

端传媒整理港府截至2024年2月24日的“盛事年表”，发现所列的86项盛事活动数量可观，但未必全然符合这些特质。据统计，属于全民参与的全港性质活动不到一半，很多活动要具备相关背景人士或业内人士才可参与。例如，展览活动如春季电子产品展、香港时装周、香港礼品及赠品展便列明，“只供18岁或以上的业内人士参观。”但在所有盛事中，最大类的便是会议展览，有32项，占比近四成。

较全民普及参与的，多属于文化活动、体育活动和节庆活动，分别有20项（23%）、15项（17%）和5项（6%）。其余活动属于金融经济9项（10%）和创科活动5项（6%）。

另外，“盛事年表”亦把过往多年已有举办的旧活动整合入表。据统计，盛事活动有六成是旧活动，如除夕倒数、包山嘉年华、香港国际电影节等。目前已举行的活动中，较有传媒关注和公众回响的新活动只有2月初的美斯访港，以及2月中的 Chubby Hearts。

在忻浚贤看来，盛事“量多未必一定是好”，“用量取胜，还是用质取胜是问题的关键。”

“现在是量多，但给人的感觉很零碎。政府会不会调整他的策略，在下一轮活动以质取胜，集中资源争取一些高质的盛事来港，从而‘省靚’（刷亮）香港招牌，而不是你做80个，但是分散了资源，分散了宣传成本。”忻浚贤认为，一般人感觉到很多活动在身边发生，但看不到那条主线是什么。

公共事务顾问忻浚贤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站在官僚角度，大量盛事对政府来说也可能构成行政压力。张炳良同样指出，“盛事不是一个简单的量的问题”，背后的策略是很重要的，处理要很小心。他担心，“短时间很想做很多事，等于我们一般讲打仗，你开很多战线，后勤配备配给是不是足够呢？是不是赶得及呢？整个政府也好，或者就算私人机构、商业机构去参与一起做，人手很多，会不会增加人手呢？”

从近来的盛事观之，不少活动都有失当之处，跟上述的原因会否有关？去年尾获政府颁授 M 品牌和政府资助1700万港元的世界场地越野车锦标赛首次在港主办，但开赛前临时取消龙和道长直路段，令赛道总长度缩至只有800米，赛事更推迟近4小时开始，事后协办方承认筹备时间仅用大半年，“所有事情都是逼出来。”

至于今年头炮盛事活动美斯访华，政府原向主办方 Tatler Asia 提供 1600 万港元的配对拨款，过程政府“特事特办”，三个月内审批至少提前6个月的申请。但最后美斯未有如期出场，公众关注政府是否做好把关角色。

“过去正常的情况下，可能香港一年不会搞那么多盛事， 你现在短时间内，要搞很多盛事，一定是人手‘踢脚’（手忙脚乱）。所以有时看到‘甩漏’（错漏）。如果说给多些时间去策划，可能这些‘甩漏’比较能够处理到。”张炳良不反对举办盛事，但强调要有技巧和用心举办。

翻看香港盛事的历史，事实上香港虽有成功举办的盛事，但举行盛事并非易事，且常常出事。在董建华年代，港府在 SARS 后的“特殊情况”赞助香港美国商会1亿元举行维港巨星汇，但活动在仓促筹备下问题丛生，重点节目滚石乐队演唱会一再变卦，安排混乱。另门票售卖不理想，审计署的公众意见调查显示 60%受访者认为巨星汇大体上失败。

2003年11月7日，经历SARS疫症后，由香港美国商会建议主办，香港特区政府拨款1亿港元举办的维港巨星汇，邀得滚石乐队等国际巨星来港表演。摄：Antony Dickson/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

行政长官亦就此专门设立调查小组，报告建议日后政府必须审慎考虑，充分评估计划的优点和可行性，以及倡议人的能力，“在任何情况下，均不得以时间紧迫为理由而摒弃合理的步骤。”

而横跨曾荫权政府和梁振英政府、获政府注资2.5亿港元的“盛事基金”，亦在2014年被审计署批评，指活动吸引旅客及制造就业成效成疑，其中基金资助的活动大部分是重复举办，而基金未有资助过任何的国际盛事来港举办，另外部份团体亦涉不当行为，最后基金在2017年停止运作。

## 政府做“编剧”，民间的活力能激发吗？

在这次的盛事经济中，港府的角色是主动出击，特首李家超提出，“政府是编剧、是监制，业界经营者和从业员要共同演好项目内容、产品、服务的角色，使旅客有向往再来和乐在其中的经历。”

端传媒翻查盛事名单，亦见约一半大型活动是政府部门或公营机构举办。政府的角色是否应该如此主导？港府做编剧的角色是否适合？张炳良认为，政府有些情况扮演主导和积极配合的角色“可以理解”，但“透过盛事本身带动社会释放那种活力出来，一定是要业界、商界、市场、民间拥抱这个盛事，不能说整件事都是政府、公务员官僚搞出来。”

2024年2月13日，香港足球贺岁杯在年初四举行，98年世界杯得主、“法国名宿”罗拔皮利斯（Robert Pires）在球迷的球衣上签名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现时，政府已成立跨部门盛事统筹协调组，由财政司副司长出任组长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出任副组长，成员包括相关政策局、部门和法定机构代表，统筹协调组会确保在香港举办的盛事得到充足的支援。

忻浚贤认为“政府做协调不是不对”，“但去到做编剧和导演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问政府有没有足够的 knowledge 或者 expertise ，或者有人给足够的意见它，应该搜罗些什么活动来港。”

在他看来，现在的决策过程似乎较由上而下，但底下的部门如旅游发展局应更有专业技能，但不清楚他们能有多大的自主性，究竟是否由专业人员带领这件事，还是由高层构思，下面再帮忙执行。

“我要做埋编剧，我要做埋导演，这句话的 implication 是我做埋 content（内容）。现在不是说搭个场地要人来拍，而是我要拍东西，这就要求你要有一定的知识，才知道拍什么才行。”忻浚贤说。

在政府的架构中，除了新成立的盛事统筹协调组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下也有一个“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”，负责向政府提出建议，吸引文化艺术盛事，以及协助政府审议文艺盛事基金。该委员会主席郑志刚表示，“很多委员自己人脉非常强劲，协助在全球搜罗盛事、名人、歌星来港演出。”

忻浚贤说，这些委员不是不好，他们代表某个 sector（界别），但搞盛事未必要集中这些 sector。更进一步，忻浚贤认为盛事不应只想引活动来港，而要想一下内部可以做什么，如重新包装太平清醮、舞火龙，最好做到像日本“青森睡魔祭”那样，可以带动周边的收益。

查阅委员名单，该委员的主席是 K11 创办人郑志刚，副主席是曾任政府经济顾问、现香港演艺学院司库陈李蔼伦，其他委员多为曾任或现任文化机构的管理层。

2023年3月23日，Art Basel Hong Kong 开幕，共展出 177 间来自 32 个国家及地区的艺廊的作品，是香港疫后最大规模的巴塞尔艺博会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据文体旅游局网站显示，这个委员会今年资助的项目包括 Chubby Hearts Hong Kong、金庸百年诞辰纪念·江湖雕塑展、ComplexCon 香港、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等。当中，获政府赞助780万港元的 Chubby Hearts 是今年首个活动，被揭审批委员会有两人涉利益冲突。其中 Chubby Hearts 设计师为郑志刚旗下商场的店舖租客；基金委员严志明则同时是主办单位香港设计中心的董事会主席。

政府回应表示已严格按照既定机制作出利益申报。另亦有艺评人批作品“制作粗糙”、“没有艺术或美学价值”。

## 如果没不同，没必要来港

回到初衷，港府力推盛事经济是宣传香港品牌，重塑香港亚洲国际都会、盛事之都的形象，彰显香港的独特性。但近年政治气候下，香港还能吸引大型国际活动吗？香港还有独特性吗？香港经验还有人向往的吗？

张炳良说，香港举办盛事仍有优势，因为香港既有传统且有能力，是长期举行盛事的地方，场馆和配套可以配合，其吸引力不单是活动和会议本身，还因为香港是一个区域性的中介点。不过，港府虽早在2001年推广“亚洲国际都会 Asia's World City”这个品牌，但张炳良认为港府做得不算成功、不够认真，“因为以前太风光了，瞓系数都赢（睡在这里都赢）。”而香港亦缺乏亚洲视野，长期忽视亚洲。

归根结底，张炳良直言，“不要以为搞盛事，就很轻易地回到世界舞台中央。”他认为，“原因不是不够盛事，而是外界怎样看香港，或者国际的舆论 perception 是不是觉得香港没有了角色。”

前运输及房屋局长、现教大公共行政学顾问张炳良教授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张张炳良表示，重点是不断问清楚，香港的独特性在哪里，因为很多人去巴黎、日本、北京一游，非追求什么新景点，而是“来过本身就是重要”；以前大陆人来港，是体验一下受英国人统治的地方跟中国本土有何不同，外国人来港则是既看到国际化的一面，又看到中国文化的一面。如今回归多年，“我们就问，（香港）跟内地的城市有什么不同？如果没有什么不同，他没必要来香港的。”

对于大型国际盛事，张炳良认为举办地本身已蕴含讯息，“如果香港被国际上认为是一国一制、没有了特色的时候，可能内地城市更加说，你不需要来香港，不如来我们这里。”

在2023年11月，香港举行“同乐运动会”，这场举办了40年的同志界国际盛事，首次在亚洲举办，似能彰显香港独特多元和国际形象，但政府却好像在盛事上差别对待，没有大力支持和宣传？

张炳良则认为同志议题有争议性，政府很小心处理是“fair enough”的，因为社会客观存在不同的声音，政府要让社会看到它并非站在某一边。张炳良认为，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任主礼嘉宾“挺勇的”，“这件事本身都显示香港还是相当包容不同的活动。”

2023年11月4日，同乐运动会举行开幕礼，参加者带上舞狮头助庆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回顾历史，香港曾在1997年举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年会议，2005年举行世贸第六次部长级会议。2014年，香港一度举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（APEC）财长会议，但后突被中央通知须移师北京，变动被认为与同年筹划的占领中环运动有关。

经历2019年社会运动、2020年港区国安法立法，加上中美恶化的关系，香港的国际形象以及外媒对香港的观感遭到动摇，香港还可举办多国政治领袖访港的重量级国际会议和活动吗？

张炳良坦言，目前是“艰难”的，因为西方对香港还是抱有一些成见，不一定很有兴趣支持在香港举行大型国际活动，但香港也不可以“急于求成”。就外媒的报导，张炳良认为西方媒体有偏颇，但也要顾及他们的观感。



而国安法的问题，他称从条文来看和外国国安法没有分别，但香港社会缺乏 manage（管理）国家安全的经验，要好好学习，不能大小争议皆国安化，因而窒息香港本来很强的活力。正如同志运动会议题，张炳良反对有人将此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，“如果什么都是国家安全问题就死啦，那怎么处理？所以我们的社会一定要很小心。”

香港的身份（identity）一直是个纠缠香港的问题，张炳良强调，“客观上我们（香港）是有些不同、有独特性，也要善用这种独特性，不要令到 identity 变成我们的包袱，反而应该变成我们的优势。”

“今时今日面对一个后一九的局面，我觉得我们不要失去对香港自己本身的信心，也不要以为我们有很严重的‘不爱国’问题，认为不够这样不够那样，这样的话有时我们会矫枉过正。”张炳良认为，官员和香港社会都要重拾信心，“不要以为自己不爱国，不要以为自己动不动 就威胁到国家安全。”

## 美斯事件之后，看得到的政治风险

站在公关和舆论的角度，忻浚贤认为，国安法对盛事的影响并非犯法与否的问题，而是政治气氛和舆论方向的问题，美斯事件反映了这一个现象。

国际迈阿密对阵香港联队的友谊赛被港府称为今年头炮盛事，虽然表演赛门票价钱由港币 880 元至 4880 元不等，被指是天价门票，但仍吸引高达 200 万名球迷抢购，并在开售1小时内售罄。赛前美斯的宣传海报铺天盖地，公众普遍期待这位球王来港献技。

但是，最后美斯不但缺席赛事，赛后也没有颁奖、发言、合影，引来高价买票的球迷嘘声四起，在场内高呼“回水”、“Refund”。

2024年2月3日，一艘挂有国际迈阿密足球队阿根廷前锋美斯肖像的帆船在维港行驶。摄：VCG/VCG via Getty Images

事件在2月7日美斯日本作赛后进一步升温，当日接近午夜，《环球时报》发社评，指美斯和迈阿密国际队的做法罕见，解释无法服众，不排除其做法“有政治动机，香港有意打造盛事经济，有外部势力故意要借此让香港难堪。”香港亦出现狙击美斯的政治化言论，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在7日晚于社交平台 X 发文，批评美斯的谎言和虚伪令人厌恶，以后不应让美斯再来港，“港人憎恨美斯、国际迈阿密及幕后黑手有计算地冷待香港”。一时之间，中港两地的舆论升温发酵。

最后，主办方在2月9日宣布将提供50%的退款，而杭州市体育局宣布，阿根廷国家队3月杭州行取消，原因“众所周知”，“该赛事举办条件不成熟”。到2月19日，美斯在微博拍片解画，否认因“政治原因”缺阵，称自己当时大腿内侧有炎症并感到不适，亦有加剧伤势的风险。

以美斯事件为例，忻浚贤认为事件衍生出来的影响是，当一件盛事满足不到市民的期望，会有人从政治的角度诠释事件，猜测是不是有人想落香港面、落大陆面，是不是背后有外国势力，最后要逼到美斯出来否认。

“这个例子被人看到，我来香港会有什么风险。”忻浚贤说，虽然政治不是完全唯一的因素，但“如果我是外来的参展商，或者我是搞演唱会，我会考虑这个风险。这是和法律无关，而是政治氛围。”

忻浚贤认为，近年政府希望香港成为一个“去政治化”的地方，期望回到回归前、港英时代那样没有政治的地方，但美斯事件的走向相反。“有一些事情你没有例子，别人是不明白的。现在有例子给别人看到，香港是高度政治化的地方，这个是难度。”

## 展现香港的吸引力

在平日的夜晚，尖沙嘴海滨游人如鲫，他们在此观赏维港利亚港，欣赏两岸高楼大厦上演的灯光音乐表演“幻彩咏香江”。尽管并非周末和旅游旺季，但尖沙嘴海滨人数仍然可观。问及数名游客是否听过港府举行过的“盛事”和“盛事经济”，他们都说未有听闻。

2024年2月26日，尖沙咀的游客面向维港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他们都带著自己的期待来香港旅游，尖沙嘴海滨是必去景点，有的是跟小红书的热点打卡拍照。有人想感受一下国际都会，有的则想看一下香港电影中的经典场景。对政府力推盛事活动，他们说“如有适合的活动会过来”，有游客听到维港每月将举行烟火汇演，更表示很吸引，因为中国大陆很多地区都不可以放烟花。

目前，在整体的政策构思中，港府除了举办更多盛事，还在5月起定期放烟火和无人机表演，配合节庆盛事，另外亦向中央争取开放更多的自由行。在3月，西安和青岛将成为新一批自由行城市。行政长官李家超仍正不断向中央争取，进一步增加“个人游”城市及重开“一签多行”。

张炳良认为，香港“自信弱了”，对大陆有一种依赖感，“我们不断说要阿爷、中央给一些东西，没有说遇到问题就自己解决问题。”以新加坡为例，张炳良反问若新加坡游客不够，难道跟马来西亚和印尼要多一些游客？

“你要展现自己的吸引力出来，人们就会回到你那里。”张炳良认为，“关键在于盛事，盛事是 supplementary（附带的），如果香港是国际舞台中心，盛事将更加有吸引力。”

（端传媒记者郑淑华对本文亦有贡献。）

[#文化体育及旅游局](#) [#张炳良](#) [#盛事经济](#) [#梅西](#) [#美斯](#) [#香港旅游](#) [#香港故事](#) [#香港经济](#) [#香港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## 延伸阅读

[评梅西事件：当“中国”为“香港”讨回公道，是香港故事的成功还是失败？](#)



[#香港穷游、#复古港风——“小红书营造的是过去的香港”](#)

[官方说书人：数据拆解“说好香港故事”亿元计划](#)

[港人北上消费周末日志：远离政治，在价廉食买玩中享乐](#)

[渔翁撒网的夜缤纷计划，能令香港黑夜活过来？](#)

[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再访港：北京关注经济、23条和基层控制 | Whatsnew](#)